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10
3

3





元明各臣轉錄

卷八

吳大... 京原... 會... 兵... 公... 所... 作...

一

010190568186

文庫 11
D 310
3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元 蘇 天 爵 撰

內翰竇文正公

公名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歲己酉
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太子太傅辭不受改翰林侍
講學士未幾以疾辭三年復召入朝職如故至元十
七年拜昭文館大學士是歲卒年八十五

公幼知讀書確然有立志叔祖旺時為郡功曹欲使改
肄刀筆公不肯就願卒習儒業會國兵南下公為所俘

元朝名臣事略卷八



掠閒關險阻還走達鄉井家人輩皆已去惟母氏存焉
驚怖之餘母子俱得時疾僵卧困憊中重罹母憂扶病
藁瘞而大兵復至遂渡河而南依母黨吳氏以居服闋
贅于清清河醫者王氏婦翁謂之曰世方多難能業醫
術則可以濟人而善身因稍習之壬辰授館西華以教
讀爲業久之河南復被兵公還視其家則盡室亡矣逃
難之蔡遇儒醫李浩授以銅人鍼法能得其微妙金末
帝之遷蔡也公以爲大兵且至不速去禍在旦夕乃徙
居德安之孝感縣縣令謝憲子一見與公相善與語孟

中庸大學授公公朝益暮習以爲初未嘗學而學自此

始欣然日有所得

野齋李公
撰暮誌

河南旣下中書楊公奉朝命招集釋道儒士公應募此
歸至大名尋返鄉里以經術教授邑人病者來謁無貧
富貴賤視之如一鍼石所加應手良已久之道譽益著

墓誌

上在潛邸聞其賢召之旣至首以三綱五常爲言上曰
何爲三綱五常公一一言之上曰人道之端無大於此
失此則不名爲人且無以立于世矣公又言帝王之學

貴正心誠意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正自是敬待
加禮不令暫去左右嘗言及治道上問今之明治道者
為誰公以姚樞對遂召用之

墓誌

壬子冬賜以貂尾裘帽時皇太子未冠上命公教之及
征大理以玉帶鈎為賜曰此金內府物也汝老人佩服
為宜且太子見之與見朕無異庶幾知所做畏逮公請
南還命大名順德各給第宅田土冬夏皆有衣物歲以

為常

墓誌

上卽位首召至上都問曰朕嘗命卿訪求魏徵等人有

諸乎對曰許衡卽其人也萬戶史天澤有宰相才可大
用遂拜天澤為丞相詔授公太子太傅固辭曰今東宮
未正位號且臣不敢當保傅之任乃授翰林侍講學士

墓誌

二年公言于上曰臣事陛下十有餘年數承顧問有以
見陛下急于求治未嘗不以利生民安社稷為心以先
帝在上姦臣擅權總天下財賦操執在手貢進奇貨銜
耀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
也此徒當路陛下所以不能盡其初心救世一念涵養

有年矣今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歡欣踴躍引領盛治然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時功利之說必不能定立國家基本爲子孫久遠之計其賣利獻勤乞憐取寵者使不得行其志斯可矣若夫鉤鉅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意在擯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伏望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時平章王文統用事故公言及之一日同在上前公面詆之曰此人學術不正必將壞天下後世不可久居相位以疾引還明

年文統事敗上追憶公言謂人曰曩言王文統可罷者

惟竇漢卿一人向使言之者衆朕甯不思之耶卽遣使

召公至京師國有大政時加咨訪

墓誌

公奏言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士所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以教之以示風化之本于是拜許衡國子祭酒教養胄子皆公言發

之墓誌

公嘗同太保劉公左丞姚公等待上前詢及治道公言君有過舉爲臣者當直言匡正不可詭隨都俞吁咈此

隆古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莫敢少異非嘉政也上默然詰旦復同侍幄殿會獵者失一海東青鵠上盛怒一侍臣從傍曰是人去歲失一鵠今又失一鵠宜加罪上釋獵者不之問移怒侍臣且杖之諸公出咸揖公賀曰非公誠結主知安得感悟至此神道碑

公年八十諸僚友致賀禮符寶董公以聞上恭默瞻仰拱手于天曰此輩賢士安得請于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同治天下願不偉歟今老矣良可惜也悵然久之

神道碑

公稟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平居不好臧否人物時人不過以柔懷書生待之至其關國家大計則面斥權貴不少撓雖古之汲黯朱雲無以加蓋胸中所學純正其志有所操守故見于事業如此上嘗謂侍臣曰朕訪求賢士幾三十年惟得李狀元竇漢卿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始成完人矣墓誌又

文集云李狀元諱俊民字用章澤州晉城人資醞謹重然諾不妄交遊金承安中舉進士第一釋褐應奉翰林文字南遷隱嵩州鳴臯山北渡客覃懷未幾入西山既而變起倉猝識與不識皆以知幾許之居鄉閭終日環

元朝名臣事略 卷八
書不出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往隨問隨答曾無倦色
會皇弟經理西南夷聞其賢安車馳召不得已起而應
之延訪無虛日遠乞還山王重違所請遣中貴護送之
年八十餘而卒世之知數者無出子聰右而子聰猶讓
之先生又汲郡王公中堂事記云先生生在河南時於隱士
荆先生傳康節皇極數學已未閒上在潛邸令張仲一
就問禎祥優禮有加中統元年先生已歿
其言盡徵追諡為莊和先生以旌其德云

左丞姚文獻公

公名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國初為燕京
行臺郎中未幾辭去歲庚戌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
東平宣撫使明年召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農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

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

旨十七年薨年七十八

公自稚弱篤于孝敬長力于學晝則經紀其家嚮晦則
讀書夜分不輟妣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窗不使
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考康懿公錄事判官
于許俾取師氏姑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于樹宿止于
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時有重名方閒居
許折行位與之遊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
茂負王佐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

然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公姪牧庵撰神道碑

壬辰許城被圍州判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窗
外嘆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
物云然宜救吾家乃相與歸至家裏餼糧為逃死謀日
出而東門果破將軍蕭姓者曰吾嘗受邱真人教汝軍
中惟救人無殺吾救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
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
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
甚重之神道碑

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
醫卜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坑之大將幕竹林間公
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竹
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
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
域人知事此乎公為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為文數
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既
覺月皓而盈惟寢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閒求至水際脫
履披髮而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

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吾保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

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

經學自茲始神道碑 又靜菴筆錄云趙仁甫本宋人

亦推讓焉上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

於前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

恆有思歸之志云歲辛丑賜金符以郎中佐伊囉幹齊行臺于燕時惟事

貨賂天下諸侯競以培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

一切拒絕遂攜家來輝墾荒蘇門冀田數百畝修二水

輪誅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寇容

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

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遯世而樂天若將

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

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

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

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板與近

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文正公

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

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實漢卿相聚茅齋聽公

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
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
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
皆曰惟先生命歲庚戌文正公盡室來輝相依以居
神道碑

上在潛邸遣故平章趙璧來徵旣至上大喜日客遇之
時召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
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爲乃盡其平生所學爲書
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

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
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
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于朝而變于夕辟才行舉
逸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
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
諸侯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懼極
髮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竄可得而舉
刺閣徵斂則部族不橫于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于
需索修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材厚風俗美教

化之基使士不媮于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
惰則民力紓不趨于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
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
攘賙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
戍通漕運以廩京都紕債負則賈豎不得以子爲母如
孳生犂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
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
以絕訟源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
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

先哲格言薰陶德性

神道碑

憲宗卽位詔凡軍民在齊拉袞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
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
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
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
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廷臣聞之必悔見奪不若維持
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
者遣人入聞報可公策大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
及竟而遽陟遐太宗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

鄧均德安四城拔棗陽光化畱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
來歸而壽泗之民盡爲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
加兵淮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
民野皆榛莽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
則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邊備旣實俟時大舉則宋可
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略司于汴西起襄鄧宿重兵與
襄陽制閩倚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
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饋諸州陝西則移隴右汪義武
王戍利州劉忠惠公哈辭爾于成都割河東解之鹽池

歸陝西置從宜所中限興元猶懼不繼置行部秦州順

嘉陵漕潼關沔池轉粟入利

神道碑

大封同姓敕上于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徒
無常土薄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
府陸海上願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
夥可取自益遂兼有河內

神道碑

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察遜諾爾夜宴羣下公陳
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
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

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上
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國之福也明年大
師及城飭公盡裂囊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
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神道碑
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
重農之旨凡今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神道碑
丙辰公入見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勒達爾大爲
鉤考置局關中推究經略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
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

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
且臣事難與校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主以行爲久
居謀疑將自釋上遣使以來覲告時帝在河西不信曰
是異心矣曰來詐也再使至詔許之上遂乘傳棄輜重
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立酒樽前帝酌之拜退
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
所白而止敕罷關西鉤考廢行部安撫經略宣撫都漕

諸司神道碑

上卽大位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橫難制

乃以公爲東平至郡置勸農檢察一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

神道碑

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

制中書

神道碑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爲嗣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輟肄習臣

宣撫東平常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

神道碑

詔赴中書議事謀定朝格且勉諭曰姚某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王奏之帝深嘉納

神道碑

李壇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
曰使壇乘吾北征之釁畱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
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
疲于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
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神道碑
三年平章王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
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昔在
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
純以游說于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于

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
政商公挺寶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
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
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鄂托
克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
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奏方踐阼之初
非良弼訶事關中恐後事會甯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
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
與文統蓄異志者比帝悟出之神道碑

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
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
而歸神道碑

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
上言大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
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邸堅與諸老成
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
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污濫
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

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
開聖人纘承大統卽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
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
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租實倉廩租完鈔法粗行國用
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
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于基業爲守成于治道爲創始
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
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修邊備以防虞蓄
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

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栽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神明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恚

爲釋神道碑

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使其年襄陽下初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右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不可七月巴延陛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

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耶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巴延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于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鄂無使荆閩斷陽邏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擄之詔巴延濟江兵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

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才
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國將安
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
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
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
宜申遣公幹官專輔已延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
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
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
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

首腰刀必倡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壁山
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
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權
始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
制曰邊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神道碑
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宋平凡其待從之臣以士子
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神道碑
十四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于三月間可以惠利斯民
者公曰糜穀之多無若醪醴麴蘖京師列肆百數日釀

元朝名臣事略 卷八
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
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

神道碑

公天質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儉理生惟務本實不事
末作未嘗疑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畱怨胸中憂患之
來不見言色有來卽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
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對曰用人威權當
出天子果若賢才烏避不聞其瑣尾者烏敢藉權樹親

賓市私恩乎

神道碑

左丞許文正公

公名衡字仲平懷慶河內人金大安己巳生于河南
新鄭寓舍壬辰北渡隱居大名遷居于衛甲寅京兆
宣撫使廉公奉潛藩命來徵乙卯授京兆提學辭不
受中統元年五月應召北上二年五月授太子太保
力辭不受改國子祭酒九月以疾辭歸三年九月應
召北上至元元年正月辭歸二年十月應召北上詔
入省議事四年正月辭歸十一月應召北上六年奏
定官制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力辭不允八年四月
改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十年七月以遷葬辭歸

十三年七月應召北上修授時歷十五年三月授集賢大學士兼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春歷成八月辭歸十八年三月薨年七十三皇慶二年詔興宋儒周程張邵司馬朱張呂九人從祀夫子廟庭

先生初有異稟賦性端慤與羣兒嬉即畫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年七八歲受學于鄉師時國家多事學校廢弛惟農隙之際下第老儒會閭里正句讀以餬口爾先生凡三易師焉所授書輒不忘嘗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第爾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

之每從質句讀訓解必問其旨義師辭于父母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流離之際吾聊以遣日豈能為之師乎父母固請而師卒遁去亂後先生知三師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祭酒耶律公撰考歲略又云先生十餘歲時有道士款其門謂父母曰此兒骨清而神全目光射人當謹視之苟非名冠天下即當神游八表馳騁方外者也人閒富貴不足道耳但兩顴頗暗清節有餘而安逸不足惜乎父母俱不得見之時歲饑民食橡栗或易子而食先生聞人有書即往求觀父母危之每與俱往人厭其迂考歲略時民間徭戍繁迫舅氏適典縣史先生從受吏事參撫

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辨宣宗山陵州縣
追呼旁午代舅氏分辨因見執政執政方怒舅氏不敢
見及見先生應對則以溫言撫慰及還歎曰民不聊生
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

考歲略

是時國日以蹙民皆轉徙無從師授亦無書籍父母知
世將亂因欲稍知占候之術以爲避難計遂令與日者
游故于推步占候之家見尙書疏義皆散亂毀缺先生
凡三往就宿其家皆手錄之由是刻意墳典考求古者

爲治爲學之序操心行己之方一言一行必質諸書故

雖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

考歲略

亂後先生隱居于魏時實默子聲以經術得名累被朝
廷徵訪亦隱于魏最知敬先生每相遇則危坐終日出
入經傳泛濫釋老下至醫藥卜筮諸子百家兵刑貨殖
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雪齋姚樞公茂方以道學自
任聞先生苦學力行因過魏相與聚居剖微窮深忘寢
與食

考歲略

壬寅雪齋隱蘇門傳伊洛之學于南士趙仁甫先生卽

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一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洒掃應對以為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眾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朝夕精誦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也諸生出入惴栗惟謹客至則歡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濡善意而後出

考歲略

己酉先生年四十一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是歲有讀易私言先生于書于易尤多致力然每學者請問則必使之從事于小學卒未嘗以此語之也

考歲略 又耶律公國學事跡云先生自得小學書則主於此書以開導學者嘗寄其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然能明此他書雖不治可也

庚戌春先生力疾還鄉里過衛聞懷之政尤苛虐遂止蘇門與雪齋相比以便講習且為還鄉之漸辛亥雪齋赴徵先生獨處蘇門始有任道之意

考歲略

元朝名臣事略 卷八
甲寅王府徵教授京兆遜于大名使者訪焉遂偕往乙卯廉公希憲宣撫關中奏擬授先生京兆提學仍給月俸力辭不受往返凡六七不能強也考歲略庚申上正位宸極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達聖聽問所能曰勤力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七月還燕考歲略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時王文統秉政深忌雪齋諸公以先生素無因緣而弗憚也及竇公力排其學術之非

必至誤國文統始疑先生唱和其說五月授雪齋太子太師竇公太子太傅先生太子太保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備顧問也竇公既以言文統不中欲依春宮以避禍先生獨以為不可曰姑舍其不安于義者且以一事言之如中古以來師傅與太子相見則就西位東向太子東位西向公能為此事否不然是師道自我而亡也雪齋亦贊其說相與懷麻力辭于闕下凡數日始從其請由是改授雪齋大司農竇公翰林侍講學士先生國子祭酒既拜命以疾辭九月得告南還仍奉旨教授懷孟

路子第考歲略

壬戌九月召至大都先生居都下也假館于道庵中凡權貴豪右延請皆不往惟姚竇二公時時相過始終如

一考歲略

中書左丞張公仲謙由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好善最篤自初見先生屢請執弟子禮先生拒之而止一時賢俊多所薦拔凡中原士夫頗依賴之而公亦以復古進賢爲已任每先生進退之際必往返導達上意挽之留之冀有以不屑去也然性褊數忤倖臣故被譴責至是遺

人求言先生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摠之其害愈大旣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考歲略

至元元年正月懇辭還懷州六月迅雷起中堂時卜築於此而未遷也先生與一二從者視役其下雷雨驟至火光滿室塲匠從者皆昏仆而先生弗動也考歲略

二年十月召至大都卽陳雷震不宜入見上不許十二

月奉旨入省議事先生以疾辭丞相安圖素聞先生名
心慕之乃就訪於行館及還心悅誠服念念不釋者累
日謂左右曰若輩自謂相去幾何蓋什百而千萬也是
豈繒繳之可及耶翼日先生與丞相答禮

考歲略

三年春二月召至檀州後山面奉德音寶漢卿獨言王
文統當時汝何爲不言豈孔子教法使汝若是耶汝不
遵孔子教法自若是耶往者不咎今後勿爾也是云是
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勿行我今召汝無他省中事前
雖命汝汝意猶未悉今面命汝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

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事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
謀謨在汝謂汝年老未爲老謂汝年少不爲小正當黽
勉從事毋負汝平生所學安圖尙幼苦未更事汝謹輔
導汝有嘉謨先告安圖以達於我我將擇焉先生對曰
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平生雖讀
其書所得甚淺然旣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所不知
者亦不能強也安圖聰明且有執持告以古人言語悉
能領解臣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聞之則難行外
用勢力納入其閒則難行臣入省之日淺所見如此未

知是否

考歲略

夏四月分省至上都屢蒙訪問遂奏陳時務五事聖旨
俞允令繕寫以進朕當詳之其一曰立國規模歷論前
代建國北方奄有中夏如魏如遼如金能用漢法故享
國長久今國家當行漢法事在不疑然萬世國俗累朝
勳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甚
難非三十年不能成功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校練
甲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如臣等輩皆足以任此在陛
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惑

浮言庶幾可以得天下之心成至治之效二曰中書大
要今仕者宜頒俸祿使可資以爲養未仕者宜明立條
式俾就銓敘則失職之怨少紓矣外設監司糾察汙濫
內由吏部考訂資歷則踰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
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祿可得而差次之矣至於貴家
世襲品官任子版籍戶口之制亦不可緩也若夫得行
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在執
政得人與不得人耳其三曰爲君難其目曰踐言曰防
欺曰任賢曰去邪曰得民心曰順天道六者乃爲君難

之目舉其要則修德任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
本立則綱紀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矣其四曰農桑
學校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
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知防人之欺不知
養人之善欲其不欺非衣食以養其生禮義以養其心
不可也徒思法令之不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
賢才皆思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
誠能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驅游惰之民歸之南畝歲
課種樹懇諭而篤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

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至庶
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
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
知所以事上上和和睦又非今日比矣其五曰慎微文
多削藁先生每有奏對或欲召見則上自擇善譯者然
後見之或譯者言不逮意上已領悟或語意不倫上亦
覺其非而正之至燕先生以疾不復入省因求還家養
疾許之

考歲略

四年十一月召至大都六年奉旨議官制先生與左丞

張公贊善王公同奏官制送入中書先生歷考古今設官分職之本沿革之由與夫上下統屬之序其權攝增置冗長倒置行之有弊者率皆不取自省部郡縣體統之正左右臺院輔弼之制內外百司聯屬控制之差后妃儲藩隆殺之防悉圖爲定制以聞其所以取舍欲著成書而未暇也

考歲略

七年正月拜中書左丞入見奏事畢辭於上前不允大槩以爲臣之所以不敢承受者有三一則臣一介書生遽當大任非勳非舊不足以服內外之人二則無德無

才不能辨陛下責任之事三則臣之所學迂遠與陛下聖謨神算未盡吻合陛下知臣未盡信臣未至直以虛名誤蒙采擢臣若不自度冒當聖眷其旋致悔咎必矣上曰此事皆出朕意無復多讓先生再三懇請上命左右掖出左右掖之曰有旨令先生出矣將至門復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當出省去耶上曰出殿門爾爾後連日求辭不允

考歲略

夏五月先生隨省赴上都因具奏阿哈瑪特專權無上蠹國害民等事渠由是銜之或曰先生夜寢疎闊無他

防備卒有橫逆奈何先生曰主上在此何得敢爾脫或

有之亦命也人生不應有如許計校考歲略又云阿

典兵柄先生以為不可謂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

父位尚書省典與財而子又典兵太重上曰卿慮阿

哈瑪特反側耶先生言此反側之道也古者奸邪未有

不由如此者上以此語語西相相詰先生曰公何以言

吾反先生曰吾言前世反者皆由權重君誠不反何為

由其道相復之曰公實反耳人所嗜好者勢利爵祿聲

色公一切不好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先生以病告辭丞相安圖不許臺官字羅奏聞聖意憫

惻召其子師可入見諭以舉官自代先生奏用人者天

子之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政則當斷自

宸衷不可使臣下有覬覦市恩之漸

考歲略

八年授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先生方居相府丞相傳

旨令教蒙古生四人後又奉旨教七人至是有旨令四

方及都下願受業者俱得預其列令即南城之舊樞密

院設學

國學事跡

先生自開學家事悉委其子師可凡賓客來學中者皆

謝絕之先生嘗謂學中若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

妨外人謗怒是我一己之事諸生學業迺上命也日令

家具早饌午饌以老疾日西不復食矣先生時年六十

元朝名臣事略

卷八

三

有二以宿疾當忌鹽肉濕麪三年且以治法不可以補而體力復不可于瀉故日節飲食未嘗敢至于飽以為飽則必有補邪氣也然朝夕涖事略無老人疲倦之意

國學事跡

先生嘗謂蒙古生質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伍曹中涵養三數年將來必為國家用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王梓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尙孫安高凝姚燧及其弟燉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白棟皆驛致館下為伴讀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或謂先生何

不博選時俊而獨用其門生曰吾但教人而已非用人

也方以我之拙學教人他人從否未可知也

國學事跡

先生欲以蒙古生習學算術遂自唐堯戊辰距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為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

國學事跡

先生教諸生習字必以顏魯公為法嘗曰古者民無所知聖人御世有以教之然聖人不可久生于世故制為文字以記其言文字之始義取記言而已後世習字書者多少話說書固六藝之一程先生謂一向好著亦自

喪志然其作字時甚敬謂只此是學此為可法國學事跡
諸生讀書之暇先生令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
詔儀釋奠冠禮時亦習之小學生有倦意令習跪拜揖
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國學

事跡

先生說書章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
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
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而不貴徒說
也先生嘗曰世謂能作文者可以驕人至于能說書者

亦可以驕人諸生講書但使之省解可也何必要他會
說及見學者能有疑問先生喜氣溢于眉宇嘗謂書中
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國學事跡

先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
疆則是為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
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大槩人品不一有夙成者
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
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學記自一
年離經辨志至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其始終節

次幾多積累必不可以苟且致之故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使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也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國學事跡先生之教人者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其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其言談舉止望而知其為先生弟子卒皆為世用也考歲略先生嘗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

生理之所致也諸葛孔明身都將相死之日廩無餘粟庫無餘財其廉所以能如此者以成都桑土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耳治生者農工商賈而已士君子多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國學事跡 又云歲時諸件讀以酒醴至先生家先生辭曰所以奏取諸生者蓋為國家為吾道為學校為後進非為供備我也夫為官守學所當得者俸祿也俸祿之外復于諸生有取焉欲師嚴道尊難矣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

書于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
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聖明天縱深知儒
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為學成于下而後
進于上或疎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
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為之師
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
以先之勤之以洒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
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義之微權以
通其用于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才大夫者皆其

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

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

蜀郡虞公文集又牧庵

于輝于秦于河內以倡明斯道為已任諄諄私淑少長

不一其年也利鈍不齊其才也積多至數百人聞之天

聰徵為成均俄拜左丞歲餘辭免復求成均後其弟子

又十此焉其於隆平之治豈不少贊乎又靜庵筆錄

云許先生居燕中從學者頗多卒不見得許子之學者

託名干祿者亦有之

襄陽下上欲遂有江南先生以為不可其辭甚秘考歲

十年諸生廩餼不繼稍稍引去又權臣屢毀漢法四月

召赴上都議事面請還鄉里上命眾議其去留雪齋云

先生出處關時勢之汗隆我輩不可強之先生自處審
矣今日直當以聖賢待之遂合辭奏曰國學設立于今
三年教導謹嚴諸生學問進長許某所以告辭之意言
爲年老殘疾上世有數喪未葬欲歸了此一事其意甚
哀此係人子孝道之事宜賜允從由是得告南歸先生
至懷簡絕人事嘗居山下課童僕事耕墾考歲略
十三年七月使者來召議改歷十七年二月測驗已周
歷事告成自先生入院恩眷愈隆上每北還必問先生
安否病則賜藥賜杖至是入見皆跪奏事上令先生起

賜坐勞問久之六月疾益進八月得請還家就除師可

懷孟路總管以便供養考歲略

十八年春先生疾甚醫者診之曰偏陰偏陽謂之疾今
六脉皆平先生其少瘳乎先生曰久病而脈平者不治
吾殆將不起矣遂不服藥頃之稍閒適仲春祭祀先生
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于祖考乎遂力疾奠獻如禮
既徹家人餽怡如也遂曳杖于門曰予心怍怍然瞑目
坐久之曰死生何異人精神能有幾世事何時窮遂發
嘆歌子朱子睡起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

久輕安况有清涼池館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卻笑郊寒
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歌罷奄然而逝俄而
雷電晦暝大風拔木城中老幼往哭其門征商過客相
唁于途雖農夫里婦亦嘆息焉先生嘗語師可曰我平
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立碑必不可
也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賢耶不賢
耶碑于人何有至是從其治命葬而無碑既葬四方學
者有不遠數千里而來哭于墓者蒲人王楫年踰六十
衰經赴葬司賓者辭曰門人衰禮歟楫曰吾師也術藝

之師歟賓主之司歟吾猶懼乎報之無從吾將以愧夫
王通之門人耳先生去世朝野識與不識莫不哀傷以
為斯道斯民之不幸

考歲
略

先生居家勤儉強于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
內若朝廷然與夫人敬氏相待如賓而夫人謙順自牧
周旋道義先生亦賴其內助焉

考歲
略

先生天資宏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于天性雖艱
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不啻飢渴于利名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天下信之

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奏對以格君心爲己任氣質雍容誠敬交孚言雖切直而卒無忤也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堯舜其君者也至于進退出處之際勇于就義凜然不可以勢利誘而威武屈也逮其晚年義精仁熟身被四時之和道出羣物之表四方聞之知敬畏之知畏親之知愛遠之知慕蓋其胸中浩大無一毫人欲之私純乎天理之正故其動靜語默之際周旋出入之頃無往而非斯道之流行矣

考歲略

先生著述曰小學大義乃甲寅歲在京兆教學者讀小學口授之語曰讀易私言是先生五十後所作曰孟子標題嘗以教其子弟可曰四箴說中庸說語錄等書皆雜出于衆手非完書也

考歲略

先生嘗戒其學者姚燧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

牧庵文集

翰林承旨鹿庵王公磐襟宇蓋世少所許可獨敬禮先

生每相語則曰先生神明也磐老矣徒增愧縮爾及先生訃音至則曰設若朝廷賜諡先生非文正不可後世有知先生者不易磐之言矣

考歲略

先生居鄉里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二氏懷州士夫家因以爲俗四方聞風亦有效之者每遇其徒未嘗面詆其非但從容款話其人已不覺內愧發赤或涕出悔其陷溺之深也近舍有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先生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爲不孝之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但願勸小僧輩曷若還俗以壽汝祖宗之嗣比化

不度一人

考歲略

鹿庵讚先生之像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中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爲荒涼珪組軒裳不爲輝光虛舟江湖晴雲捲舒尙友千載誰與爲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自關洛大儒倡絕學于數千載之後門人傳誦之未能徧江左也伊川歿二十餘年而文公生焉繼程氏之學集厥大成未能徧中州也文公歿百十年而魯齋先生生焉聖朝道學一脈迺自先生發

之至今學術正人心一不為邪論曲學所勝先生力也
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功不在文公下
眉山劉公撰文集
又考歲畧云
公生平嗜朱子學不啻飢渴凡指示學者一以朱子為
主或質以他說則曰用功專主一家則心不亂及江左
混一始得閱其
文亦病其太多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

元 蘇 天 爵 撰

太史王文肅公

公名恂字敬甫中山安喜人初事潛邸命為太子伴
讀中統元年授太子贊善至元十三年奉詔修授時
歷十六年拜太史令明年歷成又明年卒年四十七
公生三歲家人示之書帙輒指丁字及風字能道之母
夫人授于文于膝下一再過即盡識鄉先生以詩來賀
六歲就外學十三學九數性與數會輒造其極
濟陽楊
公撰行

歲已酉太保劉公自邢北上取道中山方求一時之俊
召公與語賢其才欲為大就之逮其南轅載之來邢復
居磁之紫金山勸為性理之學公感太保之意振迅奮
厲所業大進太保上其學行尋蒙召見即以為太子伴

讀 楊公又撰墓誌

中統辛酉陞太子贊善明年太子封燕王守中書令領
樞密使勅兩府大臣凡有啟稟必以王恂與聞初中書
左丞許公輯唐虞以來嘉言善政為一編書以進上嘗

召公講解因之咨詢太子典學之功又璽書命公于太
子起居出入之際飲食衣服之節皆悉意調護非所宜
接之人勿令得前狀行

公上牋言太子天下本付託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
加之領中書樞密之政聖上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之本
亦當屢省官吏以罪免者毋使僥倖更進軍官害人尤
甚改用之除尤不可非其人民至愚而神彼或變亂之
餘吾益不之疑則反側化為忠厚國勢增重矣墓誌

公早以算術妙天下他日太子以問公公對曰算數六

藝之一耳定國家安人民乃大事也每侍講讀發明三綱五常之旨大學本末先後之次第及歷代治忽興亡之所以然公以正道經術輔翊裕宗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卽爲區別善惡論著得失上之

某公撰家傳

裕宗嘗從容問公以心之所守公對曰臣聞許衡嘗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不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裕宗深以爲然

家傳

世祖擇勳戚子弟學于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

稱海始以諸生屬許文正公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

家傳

國朝承用金大明歷歲久寢疎上常思釐正公旣以算術冠一時故以委之公奏必得明歷理者乃可上問其人公以左丞許衡對許公時歸覃懷詔乘驛詣闕旣至命教領改歷事本院屬官悉聽公辟十七年公與許公奏臣等合朔南星歷官徧攷歷書四十餘家晝夜測驗創立新法參以古制推算至辛巳歲歷日成雖或未至精密而所差計亦微妙比之前代歷家附會歷元更立

日法者自謂無愧伏惟陛下敬天時頌正朔授民事不
可不致精密以爲後代程式必須每歲測驗脩改積二
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曰官世守其職永無改
易雖百世後亦不復有先後時之弊矣凡舊歷承訛踵
陋不可不革者條具別狀以聞制曰可仍賜名曰授時
歷以其年冬至頒行中外狀行
十八年公奔堯封府君喪晝夜悲號食惟勺飲卧不能
寐治喪一據禮經前此母夫人劉氏兄憚弟恆姪某相
繼下世俱在藁殯方將從府君以襄事于先兆親營冢

曠有司遣力來相其役公固辭不受哀毀中凡舉五喪

用是屬疾日侵皇太子屢遣醫診治及葬贈楮幣二千
緡及歷成論賞而公已歿復追賜之太子因論大政首
思及公顧左右稱惜良久狀行

公資簡重不妄言笑不樂靡麗不喜音樂其於人少許
可雖權貴未嘗假以辭色剛稜疾惡至負高氣以忤之
旣與許公同太史院謂人曰先賢吾不得而見之今得
許公可矣漸磨之久德宇爲之一變亦以其子姪受業
焉墓誌

自歲值辰巳當代賢公卿如昭文實公平章廉公左丞
許公樞密董公相繼捐館舍中外聞之同發天不憖遺
之嘆而終於公公得年四十七重爲哀惜云

墓誌

太史郭公

公名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至元二年由提舉諸
路河渠遷都水少監八年遷都水監十三年都水監
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年改治新厯十六年遷
同知太史院事厯成拜太史令二十九年脩會通河
命提議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

知太史院事累請致仕不許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公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于
算數水利時太保劉文正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
易贊善王公恂同學于州西紫金山而文正公復與鴛
水翁爲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于文正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爲泥潦淤沒失其所
在公甫冠爲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河東元公
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卽公是也

太史齊公撰行狀

元朝名臣事略 卷九
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思絕人蒙賜
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中都舊漕河東至
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
州以南于蘭榆河口徑直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楊州
還河以避白浮雞洶盤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
活泉開入城中分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
德澧河東至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
此水開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滹沱
合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處

開引由滏陽邯鄲洺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河其間
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溉尚有漏堰
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至武陟縣北合入
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一千餘頃其六黃河自孟州西開
引少分一渠經由新舊孟州中間順河古岸下至溫縣
南復入大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每奏一事上輒
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卽授提舉諸路河渠四
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

狀行

至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西

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來長表
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表二百五十里其餘四州又有正
渠十長表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
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閘堰
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于渠上行狀
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
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烏梁海古渠甚多
可爲修理又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盧溝一
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

以北溉田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
有所失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
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上納其議公又
言當于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
防漲水突入之患衆皆服其能行狀

十二年丞相巴延公南征議立水站命公行視所便自
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
至綱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
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

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狀行
十三年立局改治新厯先時太保劉公以大名厯自遼
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脩正而薨至是江左
旣平上思用其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
掌測驗推步于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
于上復其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厯理俾參預之
公首言厯之本在于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
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
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敲側公乃盡考其

失而移置之旣又別圖爽塏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
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
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
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
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
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
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
厯法之驗在于交會作日食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
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

又作正方案凡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行狀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樣公乃對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晏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閒令厯官赴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

目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上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

十五度夏至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揚城北極出

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三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

行狀

十七年新歷告成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竊聞帝王之治莫重于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歷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歷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疾又百八十

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歷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
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歷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
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歷始悟太陽有歲
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
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
焯造皇極歷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
戊寅元歷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
麟德歷以古歷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
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二年僧一行造大衍歷始以朔

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
明歷始悟日食有氣時刻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
輔造紀元歷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
二年歷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
四年欽惟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
歷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
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
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
戌日夜半後八刻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

元朝各日曆
七十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酉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歷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

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

元朝各目事明 卷九
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
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日
二十八宿距度自漢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
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大半少皆私意牽就未嘗
實測其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
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七
日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
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
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入晝夜刻得夏至

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
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
十八刻夜六十二刻永爲定式所創法者凡五事一曰
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差求得每
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歷
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
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垛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
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
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句股弧矢方圓斜直所

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實為脗合四曰黃赤道
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圓
容方直矢接句股為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
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
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
度六十六分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于
理為盡

狀行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歷雖頽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
成之數尚皆未有定藁公于是比次篇數整齊分秒裁

齊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歷議擬藁二卷轉神選擇二卷
上中下三歷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繼為太史令遂上
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
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
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
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
狀行

二十八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
嶺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盧溝自麻峪可至尋麻林朝廷

元朝名臣事略 卷九
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罷其
謂盧溝者命公與往亦爲峭石所阻舟不得通而止公
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大都運糧河不用
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甕山泊
自西水門入城環滙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
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一置閘比至通州凡爲閘七距
閘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爲提闕以過舟止水上覽奏喜
曰當速行之于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于二十
九年之春告成于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

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爲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
行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埽木時人爲之感
服船旣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
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
秋車駕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其舳艫蔽水天顏爲之
開懌特賜公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
惠河漕運事公又欲于澄清閘稍東引水與北壩河接
且立閘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行狀
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

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于工費以
公言爲過縮其廣二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
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
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行狀
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
賴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
者咸自公始行狀

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可及者有三一曰水
利之學二曰歷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
下西山之楫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漑瀕河之地
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
畢通建斗閘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
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
其在西夏嘗挽舟遡流而上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
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閒皆爲測量地平或
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漑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
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
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

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歷天周與歲周
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
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以百年爲率小餘
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昭合且
自太初迄於大明名歷七十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
十有三類多寫分換每誇誑一時閒有翹出如宋元嘉
唐大衍近世紀元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時
始雖親密旋已不效公所爲歷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
幾五十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

寫分換母之陋此歷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多
蔽礙其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
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爲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
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
游之外與雙環兩閒同結綫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
綫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
儀八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
於周官周髀等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
尺之表表庫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爲表五倍

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但取表端之景者殊爲審當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祖朝進櫃香漏又作屏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渾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公又嘗欲倣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

氣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已能盡究其理及隨張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鼓鑄卽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尙書璇璣圖規竹篋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見用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智巧不能私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果自用者也每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祐我元似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狀行

元朝名臣事略卷十

元 蘇 天 爵 撰

尙書劉文獻公

公名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金興定中登進士第國
初爲東平嚴侯幕官歲壬子應召北上授邢州安撫
使中統元年拜真定宣撫使明年召爲右三部尙書
兼議中書省事四年致仕仍議中書省事是歲卒年
七十六

公幼氣孱年十六始讀書年許便能從諸生習爲程文

元朝各目事略 卷十一
下筆皆有理致中興定二年詞賦進士第辟新蔡令始入其境彌望皆蒿萊問其故則曰近歲征賦率以牛力為差民多匿牛於他所而不得耕至縣適賦夏稅乃平其輕重以為定額揭榜境內曰自今種樹牧養營運興造續有增置者更不加賦行之再稔荒田耕墾殆盡畜牧遍野比秩滿入為尚書省椽科屬刑禁會內藏庫吏告本庫官屬盜羅者復有盜入官竊內藏珠者金主怒併令窮治有司捕盜不能獲推訊京市貨珠者但指前庫吏盜珠貨已久願代償他珠而原盜羅又不獲二事

逮及十一人刑部大理皆欲處以極刑宰相以下莫敢異同公獨執而不行以為本捕之賊物非正贓而欲置人于死恐涉冤枉皆當駁出辯論月餘咸釋出之

平章宋公撰墓誌

汴梁下公挈家入東平嚴武惠公招致幕下署行尚書省員外郎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丁絲包銀而復輸蛾蠶十餘萬兩色絹萬匹民不堪重公自武惠奏而罷之諸路復綿絹自此始漕渠決河閒散水口役夫萬人東平獨膺十之四主役者且築且穴工無已時公

白武惠曰此我之劇疾也數其謾不時塞請于朝即減其役尋罷之軍儲糧歲輸新衛東平水運萬石至舊衛再輦而南五十里公具圖言于武惠奏乞立衛州倉朝議從之公在東平二十年贊畫為多

商文定公撰墓誌

聖上初在潛邸以介弟之親輔政先朝銳意太平徵聘四方宿儒俊造賓接柄用以更張治具立安撫司于邢爬疏蕪穢立經略司于汴開斥邊徼立宣撫司于秦保釐封國公首膺邢州之選自金干戈擾亂土豪崛起惟知聚斂孰為法度程式公到郡公私闕乏日不能給遂

興鐵冶以足公用造楮幣以通民貨車編甲乙受雇而傳馬給圉戶恆養而駟官舍既修賓館得所川梁倉庾簿書期會羣吏泣守惟謹四方傳其新政焉

墓碑

上即位勵精為治置十路宣撫司以總天下之政公治真定真定行用銀鈔奉太后旨交通燕趙以及唐鄧之間數計八千餘中統新鈔將行銀鈔之價頓虧公私囂然不知措手公言救之之術有三舊鈔不行下損民財上廢天子仁孝之名依舊行用一也新舊兼用二也必欲全行新鈔直須如數收換庶幾小民不致虛損三也

省議嘉之從其第三策城西南有隄堰歲久缺壞公行視急修之撤沙易土植柳其上秋果大雨滹沱水至無害郡人德之墓碑

二年公被召議立省部首拜右三部尙書一時典憲多出公手尋有旨兼議中書省事是年以年老求退上曰卿耆年宿德飽諳政事宜立範模使後人易於遵守朕之意也可無辭明年復上章請老始許以本官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議中書省事如故墓碑公喜論天下事軍國之大計米鹽之細務罔不周知辭

簡理順未嘗疾言遽色惟善是欲不滯於一己之私自中統以來右曹之任以通才得名者獨公一人焉墓碑

平章宋公

公名子貞字周臣潞州長子人國初爲東平行臺幕官中統元年拜益都宣撫使召爲右三部尙書王師圍濟南參議行中書省事至元二年拜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未幾拜平章政事三年以年老辭位詔中書大事卽其家議之五年薨年八十

公貌清奇耳聳逼眉一寸許相者以爲必壽且貴資敏

悟學如夙習弱冠工文賦隨薦書試禮部同族兄知柔

補太學生齊名一時有大小宋之名太常徐公撰墓誌又東平吳公疎

堂集云公為進士時嘗試禮部出與二舉子過相者李茂問焉茂謂二人者皆擢甲科一人無官祿一不過為

縣主簿徐指公謂曰不及第官一品壽八十後皆如其言

貞祐板蕩公避地河南居無何復還鄉里潞州亂東走

趙魏閒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召為安撫司計議義斌破

偕眾歸國朝東平行臺嚴魯公聞其名招致幕府為詳

議官兼提舉學校先是行臺上計闕廷多徑由近侍奏

決至與丞相耶律公有違言公勸行臺致禮通情好每

事咨稟示不敢專耶律公喜亦深相結納中外交權諸

鎮推重行臺因是益倚信公墓誌

歲壬辰行臺戍黃陵金兵悉力來攻王師不利敵勢頗

張曹濮以南皆震懾有自敵中逃歸者言敵且至人情

洶洶公請行臺斬橫議者首以令諸城境內復安繼而

汴梁潰饑民北徙殍殮相望公議作廣廈糜粥以食之

復以羣聚多疫人給米一斛俾散居近境所全活無慮

萬計及士之流寓者悉引見行臺周惠尤厚薦名儒張

特立劉肅李昶輩十餘人皆自羈旅拔之同行與參謀

議四方聞義而來依者館無虛日故東平人物視他鎮為多墓誌

乙未受朝命遷右司郎中行臺所轄五十餘城仍有堡寨諸戶自守令以下皆大偏小校偏起田畝不閑禮法昧於從政官吏相與為囊橐以病民是時天下略定庶事草創征斂之繁營屯之擾法度未立民不安生公謂十羊九牧民窮而無告乃倣前代設觀察采訪之比分三道按刷文檢均科賦稅糾舉官吏公居中主其事於是初立程式與為期會黜私獎勤視其後者而鞭之吏

民始知有官府之政撫治之道焉東平一道二十餘萬

戶生口不啻百萬所以安居暇食得享有生之樂者公

之功也尚書李公撰神道碑

時諸將校例有部曲戶謂腳寨幾四百所各擅賦役公

請罷歸州縣行臺初難之既而政令歸一人以為便墓誌

行臺薨子忠濟襲爵以公耆德宿望表於朝授參議東

平路事兼提舉太常禮樂公倡新廟學敦命前進士康

暕王磐為教官自先聖顏孟子孫至生徒幾百人咸繼

庖廩俾肆藝業春秋釋奠隨季程試必親臨之齊魯儒

風為之一變

墓誌 又高唐閻公文集云國初嚴侯忠

學者甚眾先生高唐人歲歸高唐拜掃先塋學生王伯祥者一夕夢與諸生郊迎先生於北郭外陳家橋同輩方聚立橋南遙望先過橋北者皆衣金紫夢中殊駭異覺即語同舍其後十餘年罷侯置守始定朝儀賜百官章服凡夢中所見衣金紫者果至通顯如翰林徐公瑗李公謙總管孟侯祺尚書張公孔孫夾谷公之奇右丞馬公紹中丞吳公衍凡十餘人其立橋南者皆泯沒無聞焉

已未夏上南伐遣使聘至濮虛已以問公對曰本朝威武有餘仁恩未洽天下之民嗷嗷失依所以拒命者特畏死爾若投降者不殺脅從者勿治則宋之百城馳檄而下太平之業可指日而待也上善其言禮遇甚厚

碑

中統建元授益都等路宣撫使未幾入覲拜右三部尚書會創立省部一時典章制度多公裁定尋上以公知兵詔參議軍前行中書省事公單車至戰壘觀形便遂以策上丞相史公曰今瓊賊擁眾東來送死孤墉此天與我也宜急增築外城俾不得突走則勢日窘食盡援絕不攻而自潰矣議與史公合遂擒瓊

墓誌

凱還公上便宜十事大略謂官爵人主之柄當自朝廷出一命以上並付吏部以為永制律令國之紀綱今民

所犯各由所司輕重其罪宜早刊定明願天下使官知
所守民知所避且監司總統一路之政所用猥雜不厭
人望乞選公廉有才德者俾居其職臨民官皆相傳以
世非法賦斂困苦無告亦宜遷轉以革久弊又立國學
教胄子敕州郡提學謀試諸生凡三年一闢貢舉中第
者入仕則人材輩出矣詔命中書施行之墓誌
至元二年罷世襲官初行遷轉法詔公同左丞相耶律
公按行山東調選所部長次官墓誌
還朝改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復奏乞願吏祿定職

田以養廉勤而戒貪惰從之

墓誌

拜平章政事因陳切于時務者十二策上皆嘉納焉悔
用公晚公以年老懇辭上曰卿精力未衰勉為朕留措
置大事毋苦引年第令百司有倫序即聽卿自便墓誌
三年十一月乃得請特赦中書凡有大事即其家訪問
公居私第每聞公家事有不宜于民者猶削牘封奏之
其拳拳愛君之心老而彌篤始得寒疾汗之不解家人
將進劑公曰死生有命將餌藥何為疾革諸子請遺言
公曰汝輩皆長立平昔教之者為不少尙何言耶墓誌

參政楊文獻公

公名果字正卿祁州蒲陰人金正大初登進士第國
初爲河南課稅及經略司幕官中統元年拜北京宣
撫使明年入拜參知政事至元六年出爲懷孟路總
管其年薨年七十三

公性聰敏爲文無所不能尤長于樂府幼失怙恃從人
南渡崎嶇輾軻十餘年自宋遷亳自亳遷許昌以教讀
爲生正大甲申擢進士第會參政李蹊行大司農于許
公以詩送之李大嗟賞歸言于朝舉偃師令到官數月

以廉幹稱改令蒲城陝縣皆號繁劇而公優爲之方將
書考上上而陵谷變遷矣歲已丑楊公與徵收河南課
稅起公爲經歷官繼而萬戶史侯經略河南復爲參議
公于草創之際俱稱辨事未幾朝廷設十道宣撫以公
使北京中書省立拜參知政事公外若沈默內藏諸用
其所裨益爲多及例罷猶詔與左丞姚公日赴省議事
至元己巳出守懷州公時年七十有三矣王文康公文集又楊叔
能事言補云楊正卿爲人美風姿工詞翰避亂河南草
草娶於羈旅中爾後登科歷職遂與之偕老比之恃其
一第無罪出數妻必欲得富貴
而有才貌者嗚呼君子哉正卿

中統初無斥其名某相當國自洛陽起西庵楊公宣撫
 遼西既至莅事公為喻云回婦越商相為室家言說不
 能通畫地為圖令以意求之十纔得其一二每夕回婦
 焚香祝天雪泣而言越商亦不知也鄰有曉回語者潛
 聽譯之云注祿神官獨不能遠以從近也耶傳至廟堂
 諸公笑之數日齒冷其明年公入大參牧庵姚公文集
 尙書禮部會驗舊例內外官行移親王宰相不署姓執
 政署姓解亦不書名實古禮尊賢貴德之義照得懷孟
 路總管楊少中係前執政官見申部文解書名似或于

禮未宜乞依舊例止書姓不書名尙書省依至元七年

十月國朝典章

公判河內嘆廟學庠陋創為禮殿五楹位先聖先師洎
 十哲像事之未幾公請老而去野齋李公文集

宣慰使張公

公名德輝字耀卿冀甯交城人國初為丞相史忠武
 王幕官尋召居潛邸中統元年拜河東宣撫使入拜
 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出為東平宣慰使就兪山
 東行省復召參議中書省事表乞致仕未幾起為侍

御史遂致仕歸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

公資穎悟自童孺力學嶷然如成人弱冠有聲場屋閒
四赴廷試貞祐兵興家業蕩盡以世故試補御史臺掾
時有盜殺卜者有司蹤跡之獲僧匿一婦人畏撈掠誣
服云嘗以私謀質問故殺以塞口獄具待報公疑其寃
其後果得賊趙禮部兼文楊戶部慥器其材交口薦譽
其所游者雷李元白皆當世名士

汲郡王公
撰行狀

汴都下北渡僑居成安縣故相史公開府真定聞其名
聘充經歷官乙未從開府南征凡籌畫調度倚公爲重

軍士多避役亡去獲必戮以勵餘者公極言其不可後
配之守城而已光州下華山農民團結爲固開府令攻
之公曰鄉民爲自保計當以禍福開諭如或旅拒加兵
未晚從之皆相繼來降全活者不可勝計師還兼提領
真定府事板蕩後民耗弱不任差役官從胡商貸子錢
以充貢賦謂之羊羔利歲久來責所負例配徵民伍有
破產不能償者公言于開府請于朝止一本息付之又
料民定其等第賦稅之輸豪富者先之而貧窮者得以
末減升真定府參議興滯補弊多所裨益由是聲望隆

元朝各目事明 卷十
于諸鎮而上達于闕廷矣

狀行

上在王邸歲丁未遣使來召既見王從容問曰孔子沒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始終無所往而不在于王能行聖人之道卽爲聖人性固在此帳殿中矣王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覩宰執中雖用一二儒臣餘則武弁世爵若論軍國大計又皆不預其內外雜職以儒進者三十之一不過閱簿書聽訟理財而已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王悅乃詢以祖宗法度具在而未施設

者甚多將若之何公指御前銀槃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白金良匠規而成之畀付後人傳之無窮今當求謹厚者司掌迺永爲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之而去者王良久曰此正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公因舉魏璠元好問李冶等二十餘人王屈指數之閒有能道其姓名者王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贍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所從出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美者輸之官餘麤惡者將以仰事俯畜而親民之吏復橫斂以盡之民則鮮有不凍餒者矣戊申春公釋奠

致胙于王王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居對曰孔子萬代王
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于
聖人無所損益但以見時君尊師重道之心何如耳王
曰自今而後此禮勿廢王又問曰今之典兵與宰民者
爲害孰甚公曰典兵者軍無紀律專事殘暴所得不償
其失害固爲重若司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使祖宗
之民如蹈水火蠹亦非細王默然良久曰然則奈何公
曰莫若更選族人之賢如昆布哈者使主兵柄勳舊如
呼圖克者使主民政則天下皆受其賜矣其年夏公得

告將還因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
李濤數人陛辭又陳尊者德任元輔擇人材察下情貴
兼聽親君子信賞罰節用度規戒于王公在朔庭暮年
每進見延訪聖賢道德之奧修身治國之方古今治亂
之由詳明切直多所開悟故呼字賜坐資錫之禮殊渥

狀行

公奉旨教胄子博囉等及修理鎮之學宮內外煥然一
新迺會生徒行祀禮衣冠濟濟有承平之舊郡邑化之
文風翕然爲振

狀行

王子公與元好問北覲奉啟請王爲儒教大宗師王悅而受之繼啟累朝有旨蠲免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王爲降旨仍命公提舉真定學校狀行王卽皇帝位起公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汾晉地廣物衆官世守吏結爲朋黨侵漁貪賄以豪強相軋其視官府紀綱民之疾苦殆土苴然而貧弱冤抑終莫得伸公下車得其姦賊尤甚者若太原石抹氏平陽段李河中呼爾察和斯等數十人械庭下數其罪惡杖而出之于是搜剔吏弊遴選官屬庶政一新所部肅然訟牒日以

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爲

戒言訖而薨略不及其家事

家傳

公思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其元勲碩德柱石四朝師表百辟殆古社稷臣而氣貌循然若無所爲者及臨大事論大政夷大難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要以竭忠徇國尊主庇民爲心一以至誠將之其視富貴權勢歛然畏避若將有浼于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郭汾陽而器量含宏識慮明哲又根于天性然

家傳

公孝敬友愛忠信誠篤明而恕寬而肅言約而理到氣

和而色莊人誣之而不辯人譽之而不喜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見利不苟就見害不苟避其行己也知時識勢其臨事也應變制宜

狀行

公年四十始折節讀書酷嗜資治通鑑真積力久義精理貫至成敗是非往往立論出人意表雖老師宿儒有不加詳者至于矢謨廟堂運籌戎幄良法美意契合融會見諸行事者誠無愧于古人

家傳

初武仙既害都元帥公紹其職及兄子楫長即奏請以職歸之太宗曰但聞爭官者多讓職者鮮卿此舉殊可

而據民之冤四曰正刑罰而勿屢赦所以絕幸民息盜賊而期于無刑皆深切時事上嘉納焉

狀行

拜東平路宣慰使東平巨鎮也其政賦獄訟之繁視河東爲倍蓰如李祐之財劉孟固楊奇烈之賊奸皆窮其根株不少貸方春旱種不下祈于泰山一夕甘澍沾足宣慰使巴拉同知保赫鼎其下崔彥等數十人假其權勢干擾庶政公廉知繫之獄彼力爲營救公怒曰君欲黨姦人而違制令乎竟抵之罪每一事必與同署周折三數乃得施行彼雖有後言中心實畏服焉巴拉以盜

賊充斥獲者欲處以死公曰吾豈敢曲法從汝妄殺乎
巴拉密以聞有旨張耀卿所言準合條例可從之奏免
遠輸豆粟二十萬斛和糴粟十萬斛保赫鼎議欲官賦
蠶絲令民稅之而後輸公曰是富上以毒下也且輸納
後期之責孰任之遂罷其事有寡婦馬氏將鬻其女以
完逋賦分已俸代之仍蠲其額狀行

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令坐都堂議事
凡軍國大政必諮訪而後行有旨令趙彝使日本命都
堂議敕高麗詔以進公曰趙彝本宋人萬一所言不實

恐妄生邊釁遣笑遠邦明日同宰執奏之遂止狀行

五年春起公侍御史同平章塔齊爾行御史臺辭不拜
有言沿邊將校冒代軍士虛耗廩幣者上怒敕使按治
仍以其事論公陳奏公奏曰在昔將校備嘗艱阻與士
卒同甘苦今年少子弟襲爵或以微勞進用豈知軍旅
之事乎致朝廷遣使覆按此省院素失約束耳若悉痛
繩以法則人不自安今但易其部署選武毅有才略者
任之則軍政自新時委風憲官體究庶革其弊宰執傳
旨命公議御史臺條例公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

明何據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難中止陛下宜慎思之
後數日復召公曰朕慮之已熟卿當力行對曰若必欲
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謁無令
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上良久曰可徐行之公以
衰老懇請命舉可任風憲者公手疏烏庫哩貞張邦彥
張肅李槃張昉曹椿年西方賓周止高逸民王博文劉
郁孫汝楫王惲胡祗適周砥李謙魏初鄭辰等以聞又
乞致仕許之

行狀

為端人正士遇事風生果于斷決庭議凱切矯矯然有
三代遺直其扶善良疾姦惡革弊政美風化要以濟時
行道盡忠所事以實惠及民成敗利鈍初不計恤其兩
鎮巨藩再入中書雖權貴素以嚴厲稱者與之抗禮往
復論難不毫髮相假貸時或齟齬其耿耿自信氣終不
下既為上所深知凡大政令必咨決焉論者謂省臺肇
建進用儒學開太平之基公實為啟迪之先故譖毀不
行才退復召終始眷顧之禮不少衰上問巴拉張耀卿
曾受賂否曰若言其受賂豈不畏上蒼乎與人交重然

三才圖會卷之四十一
名一
古
諾不戲言笑在尊俎閒亦以禮法自持故元遺山呼爲
畏友雖親舊不敢干以私恤患難周困急至質衣典書
無難色儒士宋子昭羈于豪權家言于上官出之蜀儒
古生售于市鳩銀贖之仍給據爲良張新軒子琥已結
婚無以成禮公輟俸以給屢與遺山敬齋游封龍山時
人目爲龍山三老云

狀行

